

讀
書
雜
志

淮南內篇第一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原道

旋縣 縣矣

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高注曰：縣猶小也，勤猶盡也。念孫案：諸書無訓縣爲小者，縣當爲縣字之誤也。

隸書縣字，或作縣。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誤爲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是其證也。荀子彊國篇，令巨楚縣吾前，史記孝文紀，歷日縣長，今本縣字，訛誤作縣。逸周書和寤篇曰：縣縣

不絕，蔓蔓若何。說文：縣，聯微也。廣雅：縣，小也。故高注亦訓爲小。旋亦小也。方言：臄，短也。郭璞曰：便旋，庫小貌。臄

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空若易窮而實則廣大不可究也。此言旋絲，下言纖微，其義一也。又主術篇，鞅鞞鐵鎧，矚目扼擊。古腕字。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案縣亦當爲縣，縣薄也。此言縣，下言薄，其義一也。漢書嚴助傳：越人縣力薄材。孟康曰：縣薄也。言德之所禦，折衝千里，若鞅鞞鐵鎧，矚目扼擊，其於以禦兵刃，則薄矣。高訓縣爲遠，而曰比於德不及之遠，殆失之迂。

乘雲車入雲蜺

晉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高注曰：以雲蜺

爲其馬也。念孫案雲車與雲蜺相複，雲當爲雷。太平御

覽天部十四引此正作乘雷車。下文曰電以爲鞭策，雷

以爲車輪。覽冥篇曰乘雷車，服應龍。今本服下誤衍駕字，辯見覽冥。皆

其證也。雷與雲字相似，又涉下句雲字而誤入雲蜺。本

作六雲蜺。高注以雲蜺爲其馬也。本作以雲蜺爲六馬

也。其字古作元，形與六相似，故六誤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

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盡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皆誤作其。此言以雷

爲車，以雲蜺爲六馬，故曰乘雷車。六雲蜺齊俗篇曰六

騏驥駟駛，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尸子曰文軒六駟，題

韓子十過篇曰駕象車而六交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

乘鏤象六玉虬竝與此六雲蜺同義文選七發六駕蛟龍附從太白李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管馮遲太白之御乘雷車今本雷字亦誤作雲六雲蜺此尤其明證矣今本作入雲蜺太平御覽引作駕雲蜺皆後人不曉六字之義而妄改之耳若作入雲蜺則與注云以雲蜺爲馬無煩言六馬也

恍惚 始終 宇內 刑罰 石礫 東西

度量 黍肉 梁柱

游微霧驚恍惚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珍抱羊角而上念孫案恍惚當爲忽恍

注內 恍

忽同 文選七發注引作忽荒

荒與恍通老子曰是謂

身賦曰寥廓忽荒

恍與往景上爲韻

景古讀若鞅下文如響之與景與像爲韻大荒西經

正立無景與嚮往爲韻荀子臣道篇形下如景與響象爲韻

若作恍忽則失其韻矣

下文曰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

無所左而無所右幡委錯紛與萬物始終案始終當爲

終始

上文云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

公洞爲韻

高注洞讀同異之同鴻洞疊韻字

右

始爲韻

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

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倣真篇曰

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亾之野騎蜚廉而

從敦圉馳於外方

道藏本如是各本外方作方外乃劉績依文子精誠篇改之

休乎

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

案字內當爲內字

內字猶字內也若谷中謂之中谷林中謂之中林矣

內字與外

方相對爲文字與野圍兩父女爲韻

野古讀若墅說見唐韻正

若作

字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曰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

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案刑罰當爲罰刑

說見後決

刑罰

下刑與城爲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曰是

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

嬙西施猶俱魄也

今本作顯醜非說見後類醜下

案石礫當爲礫石石

與客魄爲韻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

說見後石礫下

齊俗篇曰

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案東西當爲西東東與蒙爲句

中韻猶覽冥篇言浮游不知所求罔兩不知所往也若

作東西則失其韻矣

文子道原篇作不知東西亦傳寫之誤其精誠篇正作不知西東文

選鷓鴣賦或趨西東東與同為韻易林萃之鼎不知西東與通為韻今本竝誤作東西

兵略篇曰

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

慮也案度量當為量度度如不可度思之度迫度為韻

迫古讀若博楚辭招魂道相迫些與簿白為韻白古讀若薄釋名曰薄迫也單薄相逼迫也

詐慮為

韻詐古音則故反主術篇曰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晉語與人誦惠公詐之見詐與賂為韻荀

子脩身篇體倨固而心執詐與汙為韻呂氏春秋情欲篇胷中欺詐與固為韻韓子安危篇七日有信而無詐

與惡度惡譽度為韻若作度量則失其韻矣說林篇曰無鄉之社

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案黍肉當為肉黍

注內黍肉

同後人以肉與福韻相協故改為黍肉不知福字古讀

若偏不與肉為韻也

說見唐韻正

社黍為韻

社古讀若墅說文社從示土聲

甘誓不用命戮于社與祖為韻郊特牲而君親誓社與賦伍旅為韻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卜辭開于兩社與

輔為韻管子揆度篇殺其身以費其社與鼓父為韻漢書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左傳昭二十二年前城人敗陸

渾于社釋文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人閒篇

社本或作杜曰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羸豕走牛

羊案梁柱當為柱梁說苑說叢篇作蠹螻什柱梁蚊蝻

走牛羊指體為韻梁羊為韻若作梁柱則失其韻矣以

上諸條或轉寫錯誤或憑臆妄改而前人用韻之文遂

不可讀矣

利鍛

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高注曰：策，筮也；未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爛之炳，劉績本鍛作鋸。注內未之感也，作鋸筮末之箴也。鍛，讀炳爛之炳，作鋸。讀炳爛之炳，云鋸舊作鍛，非。念孫案：劉本是也。鋸謂馬策末之箴，所以刺馬者也。說文：笄，羊車騶筮也。箸，箴其耑，長半分。玉篇：陟，衛切。字或作鋸。玉篇：鋸，竹劣，竹芮二切，針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鋸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鋸。鋸音竹劣，竹芮二反。鋸之言銳也，其末銳也。汜論篇韓子喻老篇作白公勝倒杖策而銳貫頤。是猶無鑄銜策鋸而御駟馬也。注云：鋸，櫛頭箴也。說文櫛，籬

也義並與此注同脩務篇云良馬不待冊鍛而行冊與策同

韓子外儲說右篇云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鍛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劉子說符篇白公勝倒杖策鍛上貫頤釋文曰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鍼所以刺不前也義亦與高注同鍛爲策末之箴故勁策與利鍛連文今本鍛作鍛則義不可通矣高注鍛箴末之箴也道藏本作未之感也此是末誤作未箴誤作感又脫去鍛箴二字耳茅一桂本改未之感也爲末世之御而莊伯鴻本從之斯爲謬矣焞音如劣反聲與鍛相近故曰鍛讀焞燭之焞焞燭燒燭也郊特牲曰焞蕭合

羶秦策秦且燒燭獲君之國史記張儀傳作燒掇是其例也今本作鍛讀炳燭之炳則不可通矣

陰陽爲御

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顧氏寧人唐韻正

曰御本作驥騶古音則俱反與俱區驟爲韻說文驥從馬匆聲曲

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又七須反注騶御也御字荀子禮論篇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

正釋騶字而今本爲不通音者竟改本文騶字爲御案韻補引此正作騶念孫案顧說是也今本作御者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耳太平御覽天部八兵部九十引

此竝作騶。

霄霓 無垠

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高注曰：霄霓，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念孫案：霄霓者，虛無寂漠之意。倣真篇曰：虛無寂漠，蕭條霄霓，是也。上言霄霓，下言無垠，義本相近。高以正文言上游，遂以霄霓爲高峻貌，非其本指也。無垠下有鄂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脫去。漢書楊雄傳，紛被麗其亾鄂。顏師古曰：鄂，垠也。垠鄂與霄霓相對爲文。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鄂。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慎曰：垠鄂，端崖也。七命注同。是許

本有鄂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是高本亦有鄂字。

四支不動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

紘，九野之形埒，念孫案：勤當爲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

公之爲己動也。管子小匡篇：動作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堵敖難。徐廣曰：難一作勤。今本勤誤作動。脩

務篇：四肢不勤，卽其證。四支不勤，聰明不損，而知八紘

九野之形埒，卽上文所謂遠而不勞也。不勤，卽不勞意。

與不損相近，若不動，則意與不損相遠矣。且搖勞爲韻，

勤損爲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

秉其要歸之趣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念孫案秉其要歸之趣當作秉其要趣而歸之秉執也要趣猶要道也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此與因其自然而推之相對爲文且歸與推爲韻今作秉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秉其要而歸之

默然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佉佛默然自得念孫案廣韻去聲五十九鑑默字注云叫呼佉佛默然自得

音黯去聲所引卽淮南之文而今本作默然自得疑後人少見黯字而以意改之也

莫敢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念孫案莫敢本作莫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物爭故莫能與之爭所謂柔弱勝剛彊也若云莫敢則非其指矣下文曰攻大靡堅莫能與之爭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

淇衛之箭 淇衛籥簞

引之曰廣雅，箛箛，箛，箭也。禹貢曰：惟箛箛楛，箛與箛同。戴凱之竹譜曰：箛，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致，中三續射。

博箭，箛音衛，見三倉。

以上竹譜

字通作衛，原道篇曰：射者扞

身號之弓。

扞，讀若紆，今本扞誤作扞，扞見韓子扞弓下。

彎，基衛之箭，兵略篇

曰：枯淇衛箛箛，淇與基同。淇衛箛箛對文，皆箭竹之名也。方言曰：箛，或謂之箭裏，或謂之基。竹譜曰：箛，竹中博箭是箛，與基一物也。以箛爲博箭，謂之基。以箛爲射箭，則亦謂之基耳。基者，箭莖之名。說文曰：其，豆莖也。豆莖謂之其，箭莖謂之基，聲義並同矣。乃高注原道篇云：基，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衛箛箛箭之

所出也。竹譜引淮南而釋之云：淇園，衛地。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案淇乃衛之水名，先言淇而後言衛，則不詞矣。晉有澤曰董蒲，之所出也。然不得曰董，晉之蒲楚有數，曰雲竹，箭之所生也。然不得曰雲楚之竹，箭且淇水之地，去堯都非甚遠，當禹作貢時，何反不貢箇籛而貢者，乃遠在荊州乎。

罟

張天下以爲之籠。

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無之字。

因江海以爲罟，又

何亾魚失鳥之有哉。高注曰：罟，魚網也。詩云：施罟濊濊。念孫案正文注文內罟字皆當爲罾，罾罟聲相近，又涉

上文網罟而誤也。凡魚及鳥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罟則爲魚網之專稱。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麋罟謂之罟。燕罟謂之罟。魚罟謂之罟。衛風：碩人篇：施罟濊濊。毛傳曰：罟，魚罟。此皆高注所本。若專訓罟爲魚網，則失其義矣。罟字必須訓釋，故引詩爲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無注，卽其證。且此文失鳥二字，承上籠字言之。凡魚二字，則承上罟字言之。若變罟言罟，則又非其指矣。呂氏春秋上農篇：罟罟不敢入於淵。高彼注云：罟，魚罟也。詩云：施罟濊濊。正與此注同。足正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罟類引此，竝作因江海以爲罟。

繳不若無形之像

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念孫案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是也上文言射者不能與羅者競多故曰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凶魚失身之有故曰網不若無形之像且網與像爲韻今本脫去四字則失其韻矣

三仞

管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念孫案三仞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竝引作九仞是也初學記居處部引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

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此謂鯀作高城而諸侯背之則當言九仞不當言三仞也

欲寅之心 自穴之獸

是故鞭噬狗策蹶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亾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念孫案

欲寅之心寅當爲宀字之誤也宀與肉同

干祿字書云宀肉上俗下

正廣韻亦云肉俗作宀墨子通敵祠篇狗彘豚鷄會其宀太元元數爲會爲宀

欲肉者欲會肉

也諸本及莊本皆作欲害之心害亦宀之誤

害字草書作宀與宀

相似文子道原篇亦誤作害劉績注云古肉字則劉本作

宀可知而今本亦作害蓋世人多見害少見宀故傳寫

皆誤也。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今本宍誤作害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

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宍之誤

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會之魚土

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宍之誤自肉謂獸相會也相會

之魚自肉之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

會肉之獸會字涉上句相會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

上禮篇正作自肉之狩

狩與獸同

致遠之術

筮策繫用者非致遠之術也念孫案術當爲御字之誤也繆稱篇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義與此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御文子道原篇亦作御

循誤爲脩

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念孫案脩當爲循，隸書循

脩二字相似，故循誤爲脩。

說見管子廟堂既脩下。

循道理，因天地

循亦因也。若作脩，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地部二居處

部八引此，竝作循。文子道原篇亦作循。又倣真篇賈便

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脩亦當爲

循。此四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

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直

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

脩亦當爲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所遵循。

猶橋衡之僥仰取制於柱也。又齊俗篇守正脩理不苟
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脩亦當爲循。文選東都賦東京
賦注引此竝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脩自
然已無所與。脩亦當爲循。謂循其自然而已。不與也。文
子符言篇作治隨自然。隨亦循也。又欲見譽於爲善而
立名於爲賢。今本賢誤作質。辯見詮言。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脩
亦當爲循。須當爲順。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
事不須時。順亦循也。又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
無名。脩亦當爲循。循其理卽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
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脩亦當爲循。文子

道德篇作道術可因因亦循也。又兵略篇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條亦當爲循循謂順其序也。俶真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榘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是也。又泰族篇今夫道者藏情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脩亦當爲循循與拊同意也。

萍樹根於水

夫萍樹根於水高注曰萍大蘋也念孫案萍本作蘋埤雅

引此已誤。高注萍大蘋也。本作蘋大萍也。萍字或作萍爾雅
苹音平萍音瓶其大者蘋音頻召南采蘋傳曰蘋大萍也。說文
蘋作蕢亦云大萍也。此皆以小者爲萍大者爲蘋卽高
注所本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昆侖之蘋高注
曰蘋大萍舊本大萍誤作大蘋今改正足與此注互相證明矣。後人
既改正文蘋字爲萍又互改高注蘋萍二字以就之而
不知其小大之相反也。

榛巢

木處榛巢水居窟穴高注曰聚木曰榛引之曰榛巢連
文則榛卽是巢猶窟穴連文則窟卽是穴榛當讀爲櫨

廣雅檜巢也。禮運曰：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字亦作曾。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鷹鷄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龜鼉以淵爲淺，而蹙穴其中。羣書治要引曾子蹙穴作窟穴。以窟穴對曾巢，正與此同。禮運之橧巢亦與營窟對文也。凡秦聲曾聲之字，古或相通。若溱洧之溱，說文作潛，是也。高以榛爲榛，薄之榛。主術篇入榛薄高注聚木爲榛，淺草爲薄。則分榛與巢爲二物，比之下句爲不類矣。說林篇曰：榛巢者處茂林安也。窟穴者託壘防便也。以窟穴對榛巢亦與此同。彼言榛巢者處茂林，則榛巢非茂林也。此言木處榛巢，則榛巢亦非木也。若以榛爲榛薄之榛，則又

合榛與木爲一物矣。

芄

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高注曰：芄，蓐。劉本芄作芄。云：芄音仇。獸蓐也。與詩芄野之芄同字。舊譌作芄。念孫案：劉本是也。廣韻：芄，獸蓐也。正與高注合。脩務篇曰：虎豹有茂草，野筵有芄。背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此云：禽獸有芄，人民有室，其義一也。

干越

匈奴出穢裘，干越生葛絛。高注曰：干，吳也。

道藏本朱東亮本如是。

劉本改干爲于。云：于越一作於越。夷言發聲也。茅本又

改于爲於，念孫案作干者是也。春秋言於越者，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此言干越者，謂吳越也。若是于字，則高注不當訓爲吳矣。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辨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干越，猶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顏師古以爲春秋之於越，失之。司馬彪訓干爲吳，正與高注同。莊從劉本作于，則與高注相背矣。

被髮文身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
鱗蟲高注曰被翦也引之曰諸書無訓被爲翦者被髮
當作劓髮注當作劓翦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劓

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劓髮

見齊俗篇又曰越王句踐

劓髮張揖以爲古翦字也

字又作鬻逸周書王會篇曰越漚鬻髮文身墨子公孟篇

曰越王句踐翦髮文身以治其國史記趙世家曰夫翦髮文身臨越之民也

此言九疑之南

正是越也故亦曰劓髮文身也主術篇是猶以斧劓毛

高彼注曰劓翦也劓讀驚攢之攢故此注亦曰劓翦也
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劓爲被并注中劓

字而改之，不知劓與翦同義，故云劓翦也。若是被字，不

得訓爲翦矣。

趙世家之翦髮，趙策作祝髮，錢曾劉本並同。俗本亦改爲被髮。

且越人以

劓髮爲俗，若被髮則非其俗矣。

漢書地理志：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

常在水中，故短其髮。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卽此所云劓髮文身以像鱗蟲也。高注：訓劓爲翦，亦與漢

書斷髮同義。

俗尚氣力

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念孫案：俗本

作各，言狄人各尚氣力也。各誤爲谷。

漢郃陽令曹全碑各獲人爵之報，各

作谷形，與谷相似。各谷草書亦相似。

後人因加人旁耳，不知不穀食，與下

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皆是狄人之俗，非獨尚氣力一

事也。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正作各尚氣力。

化而爲枳

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鴈鵠不過濟。舩渡汶而舩高注曰見於周禮。念孫案枳本作橙。此後人依考工記改之也。不知彼言橘踰淮而北爲枳。此言樹之江北則爲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埤雅引此作化而爲枳。則所見本已誤。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李善注引淮南曰。江南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橘下。並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又引淮南曰。

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

御覽橙下引淮南同

然則考工作枳而

淮南作橙明矣晉王子升甘橘贊曰異分南域北則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

與造化者爲人 下與造化爲人

故聖人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又倣真篇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高注竝曰爲治也引之曰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爲爲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

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上文云與造化者俱本經篇云與造化者相雌雄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曰俱曰爲友曰爲人曰相雌雄皆是相偶之意故本經篇與造化者相雌雄文子下德篇作與造化者爲人此尤其明證矣莊子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應帝王篇子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竝與淮南同意解者亦失之

封壤

魯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磽塽以封壤肥饒相讓念孫案封壤二字義不相屬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

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

周官係章氏注呂氏春秋孟春樂成二篇注並

云封界也說文畔田界也

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

本出韓子難一

大雅縣傳亦云耕者讓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爲

文下文以曲隈溪潭相予曲隈溪潭亦相對爲文覽其篇云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此云田者以封畔肥饒相讓漁者以曲隈溪潭相予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六爾雅釋草疏引此並作封畔

後者登之 屬賜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先者墮
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高注曰蹙履也
音展非展也念孫案展與蹙聲不相近蹙皆當爲蹙字
之誤也蹙女展反履也言後者履先者而上也蹙字或
作蹙廣雅蹙履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蹙市
人之足司馬彪云蹙蹈也淮南說山篇足蹙地而爲迹
說林篇足所蹙者淺矣脩務篇猶釋船而欲蹙水也高
注竝云蹙履也蹙音女展反而訓爲履故此注云蹙履
也音展非展也且攀蹙爲韻謀之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
作蹙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

外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爲屨謂涉血屨
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
外屨腸涉血是其證也屨字本作屨其上半與屬相似
因誤爲屬矣

脫四字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高注曰
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正文避
字下當有所屏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承上文而
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
知者猶不能避則爲爭先之見所屏蔽故也故注云故

曰有所屏蔽也。凡注內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

凝竭

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念孫案竭之言遏也

爾雅曰遏止也底滯凝竭皆止也

爾雅底止也原道篇注滯止也楚辭九歎

注凝止也

天文篇曰清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要略曰

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皆其證也道藏本朱本茅本皆作凝竭劉績不知其義而改竭爲結莊本從之謬矣

無好憎

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蛟虯而不求報引之曰無好

憤本作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道原篇正作無私好此承上文生萬物成百事而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下句澤及蛟螭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憤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報爲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憤則失其韻矣劉本作無所私亦非

忽區

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高注曰忽悅之區上也精神篇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高注曰忽區忽悅無形之區旁也引之曰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兩區字皆當作𠄎隸書𠄎字作𠄎與區相似而誤太平御覽

地部二十三引原道篇已誤作區

忽芑，卽忽荒也。莊子至樂篇芑乎芑

乎，而無從出乎。芑乎芑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芑音荒。又

呼晷反。芑音忽，是芑與荒同。

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麻書荒作芑。三代世

表，帝芑，索隱芑一作荒。

上文游微霧，驚忽悅。高注曰：忽悅，無形之

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驚忽荒。忽芑乃無形之貌。故曰：動

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芑之上也。人閒篇曰：翱翔乎忽

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是其明證矣。

賈誼鵬賦：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翔亦謂翱翔於忽荒之上也。

此篇及精神篇之忽芑，高注亦當云：忽

芑，無形之象。而今本云：忽悅之區上，忽恍無形之區旁。

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

損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念孫案損當爲損字之誤也。損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損亦當爲捐。捐與忘意相近。卽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文殘亾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可言棄不可言損當亦是捐字之誤。

不與物散

不與物散。粹之至也。高注曰散亂。又精神篇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高注曰散雜亂貌。引之曰

諸書無訓散爲雜亂者

說文散雜肉也雜乃離之誤辨見說文攷正

散皆當

爲殺諫書殺或作敵

見漢殺院君神祠碑

與散相似散或作敵

見李

翁析里橋

與殺亦相似故殺誤爲敵

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原道篇已誤

莊子齊物論篇樊然殺亂釋文殺郭作散太元元瑩晝夜殺者其禍福雜今本殺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殺相雜鎔也廣雅殺雜也亂也竝與高注同義則散爲殺之誤明矣殺訓爲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殺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與物雜雜亦殺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殺聲義亦相近精神篇又曰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慄慄亦殺也若云不與物散則非其指矣

收之

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高注曰不養也念孫案收當爲
牧高注不養也當爲牧養也此承上文得其內而言能
得之於中則能養之於外下文筋力勁強耳目聰明所
謂外能養之也若云外能收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
爲韻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
形與牧相似故牧誤爲收文子道原篇正作牧

迫感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念孫案此當作感則能應迫則能
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

脩務篇曰感而不應，啟而不敢，啟今本誤作攻辯見脩務。莊子刻意篇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今本感迫二字互誤。

物穆

物穆無窮，變無形像。高注曰：穆，美莊氏伯鴻曰：物穆疑當作沕。穆，念孫案史記賈生傳：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作沕。穆無聞。顏師古曰：沕，穆，淡微貌。沕音勿。說苑指武篇亦云：沕穆無窮，變無形像。沕，沕物古字。通高注專解穆字，蓋失之矣。

得道

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念孫案得道本作道勝淺。

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爲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臠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臠。先王之道勝，故肥，是其事也。本出韓子喻老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此正作道勝而肥。

至極樂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念孫案：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

本作至極樂則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卽至樂極矣。

我身

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
身得則萬物備矣念孫案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
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爲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
本移我字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爲一句亦非
文子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
矣。

萬物元同也

萬物元同也。無非無是，化育元燿，生而如外。念孫案此四句皆以四字爲句，則萬物元同下不當有也。字，文子九守篇無也字。

山峽

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洋於山峽之旁。注曰：兩山之閒爲峽。念孫案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淮南子曰：彷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裔也。文選吳都賦：傾藪薄，倒岬岫。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裔。古狎切。案水經注所引亦作岬，而訓爲山裔，疑是高注。山裔，卽山旁。義與許同也。今本岬作峽。注云：兩山之閒爲峽。

與鄙李所引迥異疑皆後人所改玉篇岬古狎切山旁也亦作岬廣韻岬古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脅之岬爲巫峽之峽故改訓爲兩山之閒不知正文明言山岬之旁則岬爲山脅而非兩山之閒矣校書者以注訓兩山之閒故又改岬爲峽而不知其本非原注也集韻岬古狎切兩山之閒爲岬許慎說或作岬宋人皆誤以高注爲許注故云許慎說則所見已非原注但岬字尚未改爲峽耳

怨懟 不失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黑

黑舊本譌作累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作黑今據改

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高注曰：懟，病也。引之曰：懟與病義不相近。懟皆當爲慰。今作懟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怨讀爲苑。慰讀爲蔚。苑蔚皆病也。倣眞篇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倣眞篇五藏無蔚氣。高注曰：蔚，病也。是苑蔚皆病也。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倣注引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是苑與怨通。莊子盜跖篇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可謂疾矣。疾亦病也。淮南繆稱篇曰：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是蔚與慰通。故高

注云慰病也。後人不通古訓而改慰爲懟，其失甚矣。不失其所以自樂，不字涉上下文而行，不爲愁悴怨懟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

生之充 二者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念孫案：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爲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卽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

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文子亦誤作三唯道藏本朱本作

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

漠暗

貪饕多欲之人漠暗於勢利誘慕於名位高注曰漠暗

猶鈍暗不知足類類與貌同各本類誤作類今改正念孫案漠暗皆當

為滇眠字之誤也隸書滇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而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

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朝鮮傳管略屬真番徐廣曰

真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佗紀曰

大真或作大莫非皆其例也眠之為暗則涉注文鈍暗而誤滇音顛眠音莫賢反滇

眠或作顛冥文子九守篇作顛冥乎勢利是其證也莊

子則陽篇顛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冥音眠司馬云顛冥

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卽此所云滇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滇眠爲不知足，司馬以顛冥爲迷惑，迷惑與不知足，義相因也。又案高云滇眠猶鈍，暱暱讀齊潛王之潛見集韻。滇眠鈍暱皆疊韻也。鈍暱或爲鈍閔，或爲頓愒，方言頓愒惰也。江湘之間謂之頓愒。淮南脩務篇精神曉洽，鈍閔條達。高彼注云鈍閔猶鈍惰也。此注云鈍暱不知足貌，鈍惰與不知足義亦相因也。

植於高世

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念孫案植於高世當作植高

於世故高注曰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今本高於
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作位高於世位亦立也周
小宗伯注鄭司農
云古者立位同字

淮南內篇第一

淮南內篇弟二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倣真

垠埤

蘇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埤垠埤念孫案覽冥篇不見朕垠高注朕兆朕也垠形狀也繆稱篇道之有篇章形埤者高注形埤兆朕也是垠埤與形埤同義旣言形埤無庸更言垠埤疑垠埤是形埤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且此三句以發孽埤爲韻若加垠埤二字則失其韻矣

爲謬矣

諸本及莊本同

又案葑蘆之蘆當依後漢書作扈注當作扈讀曰戶正文作蘆者因葑字而誤加艸耳後人不達又改注文爲蘆讀曰扈以從已誤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蘆字

閒於無有

若尅燿之閒於無有退而自失也陳氏觀樓曰閒當作問尅燿問於無有事見莊子知北遊篇

衡杓

機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高注曰機槍葑星也杓北斗柄第七星引之曰北斗之星不聞爲害高

說非也。衡當爲衝，字形相似而誤。衝杓皆妖氣也。晉書天文志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爲天槍，天衝熒惑散爲天機。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雲狀有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今本衝字亦誤作衡，據太平御覽咎徵部四引改。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史記天官書曰：五星蚤出者爲贏，晚出者爲縮，必有天應見於杓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是也。機槍衝杓皆妖氣之名，故竝言之。

茫茫沈沈 渾渾沉沉

茫茫沈沈是謂大治高注曰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

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念孫案沈皆當爲沆玉篇

何黨切廣韻又音杭茫茫沆沆疊韻也說文沆字注云莽沆大水

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沆者莽也今本沆誤作沆

刑法志沆斥下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莽與茫古同聲茫茫

沆沆卽莽莽沆沆故高注以爲盛貌也莽沆或作漭沆

張衡西京賦滄池漭沆是也倒言之則曰沆漭馬融廣

成頌瀆漭沆漭是也又作沆茫楊雄羽獵賦鴻濛沆茫

是也顏師古曰沆茫卽沆莽故曰茫讀王莽之莽漢書

禮樂志西顛沆碭顏師古曰沆碭白氣之貌故曰沆讀

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沈沈則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
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
沉孰知其藏沉亦當爲沆渾渾沆沆廣大貌也爾雅沆
沆也說文沆轉流也讀若混一曰沆舊本脫此三字今據爾雅釋文補

沆混渾古同聲渾渾沆沆卽沆沆沆沆之轉爲沆猶
渾之轉爲沆也且沆與象量藏爲韻若作沉沉則義既
不合而韻又不諧矣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已誤凡從沆之字隸或

作亢故沆字或作沆一誤而爲沉再誤而爲沈散見羣
書而學者莫之能辨也詳見漢書

炊以鑪炭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念孫案炊當爲灼，字之誤也。玉可言灼，不可言炊。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四，引作炊，皆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御覽地部三引此，正作灼。白帖七同。呂氏春秋土容篇注作燔，以鑪炭燔，亦灼也。

唯體道能不敗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

舊本脫也。字今據下文補。

唯體道能不敗

湍瀨旋淵，呂梁之溪，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

險。

舊本句注作句望。劉績曰：當作句注。今依劉注改。莊氏伯鴻曰：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攷之，注應卽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汪，注字作汪，後人但

識注不識古字汪因之傳謬矣念孫案莊說非也句注之爲句望草書之誤耳漢書文帝紀屯句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凡昆侖空桐薄落均縷之屬皆山名之疊韻者句注亦是也若作句望則失其讀矣諸書及本書地形篇皆作句注無作句望者乃反以本書偶誤之字爲是而以諸書之作句注者爲非且以注爲汪之誤望爲汪之通見異思遷展轉附不能難也念孫案唯體道會此近日學者之公患也

能不敗六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乃上文休於天鈞而

不僞之注誤衍於此

上注云僞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

臺簡 引楯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羣美萌生高注曰臺猶持也引楯拔擢也錢氏獻之曰臺當作臺說文

臺古文握字故注訓爲持臺與臺形近致譌耳莊氏伯
鴻曰注訓引楯爲拔擢則楯當作楯從手攴

無一橈 無一輻

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橈而輪之無一
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念孫案蓋之無
一橈輪之無一輻本作蓋之一橈輪之一輻此但言一
橈一輻下乃言其有無之無關於利害若先言無一橈
無一輻則下文不必更言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因下文
無字而行

彭溥

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溲而爲雨高注曰彭溲溼積

貌也念孫案彭溲本作彭溲道藏本作彭溲注同溲卽溲

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爲溲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彭古讀

若宛說見唐韻正下文云渾渾蒼蒼純樸未散宛溲爲一司

馬相如封禪文宛魄四塞義竝與此同故高注以彭溲

爲溼積貌若彭溲則爲水聲見上林賦而非雲氣溼積之貌

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

作彭溲陳禹謨刪去太平御覽天部八同

所得

今夫善射者有義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如讀爲而此

皆所得以至於妙陳氏觀樓曰所得上脫有字高注有
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是其證

翱翔

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羸蝨適足以翱翔高注曰
羸蝨微細故翱翔而無傷毀之患念孫案適足以翱翔
當作適足以翺高注翱翔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翺飛而
無傷毀之患說文翺許緣反小飛也原道篇曰跂行喙息

蠓飛蠕動蠓與翺同下文曰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
命飛輕二字正承翺字言之若翱翔則爲身高飛之貌
羸蝨之飛可謂之翺不可謂之翱翔也又下文雖欲翺

翔高注曰。翔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而此注不釋翔翔之義。則正文本無翔翔二字明矣。隸書翔字。或作翔。見漢唐公房碑。形與翽相近。故翽誤爲翔。後人不知翔爲翽之誤。因妄加翔字耳。藝文類聚蟲豸部引此。正作翽。適足以翽。

夫受形於一圈

夫與蚊燒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也與邪同。念孫案。下夫字。因上夫字。而衍夫與蚊燒同乘天機。受形於一圈二句。連讀不當。更有夫字。

使知之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符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念孫案使下不當有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而誤衍也劉本無知字是

椀木色青翳而羸瘵蝸眊

夫椀木色青翳而羸瘵蝸眊此皆治目之藥也高注曰椀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瘵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

此句內有脫文蓋謂

椀木色青象目中青翳之色故以同色者治之也羸翳薄羸蝸眊目疾也引之

曰色青翳當作已青翳

注內色青翳同

已與瘵相對爲文已亦

瘡也言楞木可以瘡青翳也瘡今作愈呂氏春秋至忠
篇王之疾必可已也高注曰已猶愈也故此注云用洗
眼瘡人目中膚翳故曰已青翳也今正文及注皆作色
青翳者涉注內青色而誤耳瘡瘡蝸眇當作瘡蠶瘡瘡

眇

注內蝸
眇同

據高注云瘡蠶薄瘡則瘡下原有蠶字明矣

太平御覽麟介部十三引此作瘡蠶瘡瘡又引注云

瘡附瘡蠶細長瘡也瘡眇目中疾一切經音義二十引

許慎注云瘡眇目內白翳病也名醫別錄曰蝸蠶味甘

無毒主燭館明目瘡蠶蝸蠶竝與瘡蠶同

士冠禮瘡蠶
今文瘡爲蝸

內則作
蝸蠶

燭館與瘡眇同瘡蠶聲相亂故瘡下脫蠶字燭

蝸草書相似故燭誤爲蝸，宋證類本草引此已誤。

尺之鯉 丈之材 營宇狹小

夫牛蹠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莊氏伯鴻校本

自敘云：太平御覽地部三引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

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足證今本之脫。譌念孫案：此御覽誤，非今本誤也。尺之鯉，丈之材，相對爲文。若作營宇之材，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營宇狹小，所以不能容巨大。若無營宇二字，則文義不明。鈔本御覽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營

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尺上有徑字，乃後人不識古

文辭而妄加之。

後人以尺之鯉文義未足，故加一徑字。此未識古人句法也。原道篇曰：聖人不

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呂氏春秋舉難篇曰：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屬句並與此同。加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鱗介部八引此。又作無盈尺之鯉，盈字亦後人所加。其無丈之材及營

字狹小，則皆與今本同。刻本御覽作無營字之材而下

文無營字二字，此皆後人妄改不足為據。藝文類聚山

部上引作牛蹄之涔，無尺之鯉，鱓府之山，無丈之材，皆

其營字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正與今本同。足證刻本

御覽之誤。

劉晝新論觀量篇：蹄涔之內不生蛟龍，培塿

之上不植松柏。營字狹小耳，亦言營字隘，猶此言營字狹小耳。亦足證刻本御覽無營字二字之誤。尺上無徑字，并足證

鈔本御覽之誤。

有命在於外

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念孫案有命在於外當作命有在於外。言既爲人所係羈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今本命有二字誤倒則文義不明。文子精誠篇正作必其命有在外者矣。莊子山木篇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卽淮南所本。

吟德

吟德懷和高注曰吟詠其德含懷其和氣。念孫案吟非吟詠之吟乃含字也。原道篇含德之所致也。高彼注曰。

含懷也。此云含德懷和。本經篇云含德懷道。含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含字從口。今聲移口於旁。字體小異耳。若訓爲吟詠之吟。則與懷和不類矣。漢書禮樂志靈安畱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是含字古或作吟也。

曄曄

昧昧曄曄。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高注曰。昧昧欲明而未也。曄曄欲所知之貌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曄字。曄曄當爲曄曄。注同。昧昧曄曄一聲之轉。皆欲知之貌也。說文云。曄曄欲知之兒。文子上禮篇作昧昧曄曄。曄與曄古字通。臯陶謨曄遷有無化居。漢書會貨志曄作曄。今作

曄曄者，楸誤爲林。又因味字而誤加日旁耳。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曄字。吳志伊字彙補又云：曄，晉林竝引淮南子味味曄曄，皆爲俗木所惑也。

乃至 非乃

乃至神農黃帝，念孫案乃當爲及字之誤也。文子上禮篇正作及。又汜論篇故聖人之見存亾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乃亦當爲及言夏殷之將亾，聖人早已知之，非及鳴條之野，甲子之日，而後知之也。道藏本劉本竝作乃，朱本改乃爲待，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九烈

襲九窾重九烈高注曰烈形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烈字烈當爲塹字之誤也玉篇塹古文垠字字從土秋聲說文秋讀若銀九塹卽九垠也上文曰蘆苻之厚通於無塹無塹卽無垠也兵略篇不見朕塹覽冥篇作朕垠彼注云垠形狀也故此注亦云塹形也

周室之衰

施及周室之衰引之曰之衰二字後人所加也尋繹上文自伏羲氏以下皆爲衰世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不待其衰而後爲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

之衰耳。若此句先言周室之衰，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文子上禮篇作施及周室，無之衰二字。

雜道以僞

澆淳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高注曰：雜

粗，念孫案雜當爲離，字之誤也。儉讀爲險。

險儉古字通說見經義述

聞犬戴禮惠而不儉下

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澆淳散樸，離道以

善，險德以行。

郭象注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

此正淮南所本。文子

作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

離道明矣。高注訓雜爲粗，則所見本已誤作雜。又案僞

古爲字。

說見史記淮南術山傳爲僞下

爲亦行也。齊俗篇矜僞以惑世。

伉行以違眾矜僞猶伉行耳。上文曰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於外也荀子儒效篇曰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卽行爲離道以僞險德以行言所爲非大道所行非至德也與詐僞之僞不同下句巧故萌生始言詐僞耳文子改作以爲僞以爲行失之

疑聖

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高注曰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引之曰疑讀曰擬博學以擬聖謂博學多聞以自比於聖人也鄭注周官司服曰疑之言擬也史記平準書人徒之費擬於南夷漢書食貨志擬作疑文子作狙學以擬聖是其證莊子天地篇博學以擬聖

於于以蓋衆，卽淮南所本也。高說失之。

眞清

水之性眞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念孫案眞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汨之，人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爲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清，土者汨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汨之，故不得壽，汨與汨同。

芳臭

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念孫案下句本作口鼻之於臭味，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臭

爲腐臭之臭而改臭味爲芳臭則與口字義不相屬矣
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鼻口之於臭味

淵清

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
公則心平矣念孫案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爲神清
此涉上句淵字而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神清文子
九守篇同

流沫 沫雨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高注曰沫雨
雨潦上沫起覆甌也

舊本脫一雨字今據說山篇注補

又說山篇人莫

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雨潦之覆盆也。沫雨或作流潦。念孫案流沫本作沫雨。故高注及說山篇俱作沫雨。又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竝引淮南子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今本作流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也。水動則濁，靜則清，故曰人莫鑑於流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隸或作沍。見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譌爲沫。高以爲雨潦上覆，甌非也。據高云沫雨或作流潦。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潦。又引許慎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爲潦。則沫爲沍字之譌明矣。莊子德充符篇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譔本流作沫，亦是沃字之譌。

以覩其易也 形物之性也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念孫案以覩其易也，以下本無覩字，以其靜也，以其易也，相對爲文，則不當有覩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引此竝無覩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語意未明。御覽方術部引作夫唯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也。高注，形見也。較今本爲善。文子作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

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念孫案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必假之於弗用者是也今本兩者字皆作也涉上文而誤耳文子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莊子知北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皆其證

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儻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高以儻身二字連讀云儻身身不見用儻儻然也念孫案高說非也儻字上屬爲

句不免於僞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

僞之言嚴也廣雅曰僞僞

疲也說文曰僞坐兒亦疲憊之意玉藻容僞僞鄭注

曰僞僞靡德貌也王褒洞簫賦曰桀跖鬻博僞以頓頓

僞僞僞僞並

字異而義同身字下屬爲句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

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

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句法正與此

同

眞人之道

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此眞人之道也念孫案道本作遊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九守篇正作遊遊者行也言眞人之

所行如此也。上文曰：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
虛，則銷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高注曰：游，行也。精神篇
是故真人之所游，高注亦曰：游，行也。莊子天運篇古之
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會於苟簡之
田，立於不貸之圃。古者謂是采真之遊，竝與此真人之
遊同意。

澤潤玉石

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蹠陽阿
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
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高注曰：澤潤澤也。念孫

案澤潤玉石本作辭潤玉石高注澤潤澤也本作潤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玉石謂其辭潤澤如玉石也目數千羊二句以耳目言之足蹠陽阿二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二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二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引此已誤後人不達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子九守篇正作辭潤玉石

知不能平

蜂蟻螫指而神不能愴

高注愴定也

蝨蝨嗜膚而知不能平

念孫案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
呂氏春秋壅塞篇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性猶體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楚語曰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
揖毛脈月令安形性後漢書陳寵傳作安形體平靜也
鬼谷子摩篇謂體不能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噬膚則平者靜也
通管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之訓爲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正作性不能平

一人養之十人拔之

今夫樹木者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

與槩同

念

孫案一當爲十十當爲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下文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

能見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意此與同魏
策亦云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本十一二
字互誤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資產部三所引與今本
同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方術部一引此正作十人養
之一人拔之

草木不夭九鼎重味

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
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天下有死字念孫案風雨不
毀折草木不夭死相對爲文則有死字者是也文子道
德篇亦有死字九鼎重味味字於義無取蓋卽下文珠

字之誤而行者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又引注云王者
之德休明則鼎重。此蓋許注則無味字明矣。

淮南內篇第二